

論衡卷第二十一



王充

天懷堂

死偽篇

死偽篇

東坡先生藏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軾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為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如以人貴能為鬼則死者皆當為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為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為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為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為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為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為鬼與已合會人君之威固嚴本一作壓人臣營衛卒使固多眾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為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已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

論衡王

一 通津草堂

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偽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
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
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
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
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
君其圖之秋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
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
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
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

不論衡二上

二 通澤草堂

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
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
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畀秦狐突以爲不可申
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
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
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
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爲也驪姬
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
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
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

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圭乃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

不論衡王

三 通津草堂

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問然后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已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

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伸舒之請雨也
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瘡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
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唅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
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
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
恨也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
曰主苟死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哈伐齊
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哈宣子失之
目張口噤曰苟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

論衡王

四

通津草堂

則不可唅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
不瞑口不闔少父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哈此
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
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
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
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
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爲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
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
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爲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
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

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爲靈不瞑爲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一有人字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

論衡王

五 通津草堂

瞑與謚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已大惡也加謚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靈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懷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

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况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鄉從政三世矣鄭雖無

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犇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

疆死者能爲鬼何謂疆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寃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寃之被寃者亦非一伯有疆死能爲鬼比于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疆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爲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疆死則謂疆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疆死爲鬼者則將云不疆死之人能爲鬼子皙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皙不能疆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皙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

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顥不殉妾人或難之顥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顥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顥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顥之德故見體爲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顥之德爲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

不論衡王

八 通津草堂

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顥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藥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藥水見之於是也而爲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爲獨然河泗之濱立家非一水湍崩壞棺椁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

見百姓者平壘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濱圻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異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皙以長頤以髯銳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已天下之

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於羽山人知也神爲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爲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爲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爲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

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能罷之占自有所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

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則知鯨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鯨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鯨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吕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吕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

大論衡王

十一 通津草堂

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吕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酖毒憤不知殺已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吕后使死人
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吕后殺之高祖魂怒宜如雷霆吕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吕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

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爲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已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脉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殖彭越燒殖一僂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殖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傳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一本作爐于天洛陽丞臨棺聞臭

而死又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爲臭出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爲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爲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

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
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
奪其衣物俛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
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
其墓不能出梟爲火以殺一人貴爲天子不能爲神
丁傳婦人安能爲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
則謂丁傳之神誤矣

論衡卷第二十一

論衡三

一三 通津草堂

論衡卷第二十二

王充



紀妖篇

訂鬼篇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

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乎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

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旣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

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于篋於是

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問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靡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授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襄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子受言

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罷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

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爲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

一本作乃告

諸子曰吾藏

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

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
代可取也簡子以爲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
恤代是爲襄子襄子旣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
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
慶入其母姓嬴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
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爲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
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
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
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
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

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
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
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
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
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
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
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
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天
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
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已及已則樓臺宜壞樓臺

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已不得壓已則
壓已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已之
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
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
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
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
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
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
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
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

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人以萬里數人
之行曰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况魂獨行安能
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
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
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
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
之氣尤疾速者颺風也颺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
行若颺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
夢上天一卧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
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

疾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卧夢爲陰候覺爲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犇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

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

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
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
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
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
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鑄池君
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
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
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
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

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
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
不見至之梁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
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爲妖故石
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爲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
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爲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
爲鬼或爲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
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
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
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即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

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爲神乎田單却走再拜
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
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比田單卒勝復獲
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
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
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
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
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
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膏持之物非真物矣祖
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
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驪
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
令一人居前者還報曰前有大地當道願還高祖
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劔擊斬地地遂分兩徑開
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後人至地所有一老嫗夜哭之
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爲何見殺
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
哭人以嫗爲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
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

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虵非虵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虵夜而當道謂虵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虵赤帝子爲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爲虵或爲人人與虵異物而其爲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虵爲白帝子則嫗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虵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虵非虵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虵與邑外之虵鬪者非虵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虵也使是亦妖也

不
論
衡
二
二

十
通
津
草
堂

而鬪也鄭國鬪虵非虵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爲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

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後高祖過濟北界得穀成山下黃石取而祿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

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車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

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剝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論衡王

十一 通津草堂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鑱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初疾畏

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卧則夢聞獨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卧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卧卧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卧光已亂於卧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卧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卧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為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

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人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

一本作剛

氣也其

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

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

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

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

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且載列令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

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

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

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

論衡子三

十五 通津草堂

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

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

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

其形若鳥之狀時流人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

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

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魍魅山海經曰北方

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

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

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

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

曰鬱壘主閔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為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

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為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

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為賊所殺游于姑蔡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而為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謡癸感使之彼言有所見也癸惑火星火有毒癸故當癸惑守宿國有

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為火光火熱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謡詩歌為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舍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為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舍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為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為

鬼巫鬼巫比於童謡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爲妖也申生爲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爲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形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爲腓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謡石言之屬

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

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爲骨肉陽氣主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論衡卷第二十二

論衡二十二

九

通津草堂

